

林生祥 客語發聲 唱歌守護土地

2014-10-27 記者 陳祥豪 報導

8+1



「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廢核家園／加油加油加油！」

走在「百萬人廢核四環島接力行腳」的遊行隊伍中，耳邊縈繞的、宣傳車上播的，是林生祥的歌聲。當初他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對抗興建美濃水庫破壞生態而站出來，如今仍穿梭在不同環保抗爭的場合，用手上的樂器守護心愛的土地。

走在美濃的鄉間馬路上，兩旁的作物結實纍纍，沿路前進，作物的種類亦隨之變化，稻米、番茄、香蕉等呈現出各種不同的色彩。好山好水培養出豐饒的物產，純樸的農庄則哺育出熱愛土地的歌手林生祥。

就讀台南二中時就開始接觸音樂的林生祥，從一把吉他開始摸索，後來就玩出興趣了，還曾參加歌唱比賽並且得獎。曾有一段時期，他在民歌餐廳駐唱，但或許因為對音樂太狂熱了，以致於大學聯考成績不理想，名落孫山。當時的他只好硬著頭皮向父母拿錢去台南的重考班補習，想到務農的家裡經濟並不富裕，手裡捧著錢，心中滿是愧疚。

不過林生祥說，重考的那段時間讓他覺得很快樂，因為補習班老師的關係，他接觸到了許多批判的思想，不只補習課業，還上了政治課，受到政治啟蒙和對社會議題的思考能力，這讓他覺得很有意思。

但直到重考的一個月前，他的成績依舊沒有起色，便隨口對母親說：「媽，如果我考上了大學，能不能讓我買一把專業的吉他？」沒想到母親爽快地答應了。而一個月後的大考，意外考上淡江大學，臨行之前，母親遞了一大疊鈔票要他去買好一點的樂器，當時林生祥的心情既興奮又複雜，很感念母親支持自己的夢想。

「當時分數出來知道大概可以上淡江，我就眼睛發亮，因為那裡是民歌發源地。」說到當初填上淡江大學的情形，林生祥的神情難掩興奮。他提到，一直以來淡江裡玩團的風氣很盛行，只不過當時是流行重金屬的歌，他那时候也跟風玩了一下，但是還是覺得這樣的東西不適合自己。



林生祥在彈奏樂器時的表情總是帶著笑容，創作音樂是他情感的展現。（陳祥豪／攝）

拒絕模仿 創作母語歌曲

當時為了報名比賽而籌組樂團，於是就組成了「觀子音樂坑」，當時的想法就是不要去模仿別人的歌曲，想要自己創作。而且受到新台語歌運動的影響，讓林生祥下定決心要唱出自己的母語，用客語歌打破歌壇長久以來國語為尊的情況。

大學的時候曾經有唱片公司跟林生祥接洽出片，卻都被他婉拒了，只因他自認不適合進入唱片工業。退伍之後，新台語歌運動的推手、黑名單工作室的王明輝曾主動和林生祥聯絡，問他想做甚麼音樂，他想了一下後回答：「我想做農業搖滾。」於是王明輝跟他說：「你想做什麼你就去做，你自己當你的製作人，如果你想要完成自己音樂就能做得出來。」讓他受到極大的鼓舞。

在從事客語演唱後，影響林生祥最大的就是一九九八年在自家庄頭的國王廟表演時的事件。當時廟前廣場擠滿了四、五百人來欣賞他的演唱，但後來卻被一個酒醉的中年男子鬧場。「當初覺得被鬧場莫名其妙，但硬是唱完一首歌後才聽清楚他在罵什麼。」原來阿伯指著林生祥一行人



罵說：「你們沒有嗩吶、沒有鑼鼓，怎麼能幫王爺慶生？」看似找碴的指責，卻是當頭棒喝，讓他恍然大悟當時自己創作的客家音樂是回不了庄頭的。



林生祥與女兒「細細妹」感情很好，也讓他能保有赤子之心，一起發現生活中的美好。（陳祥豪／攝）

音樂尋根 學習傳統樂器

林生祥回憶道：「這時候傳統音樂脈絡的問題就出來了，因為對當地人來說，這些東西都是外來的，後來想想他（鬧場阿伯）說的一點也沒有錯。」雖然他那時候已套用客家山歌和傳統客家八音的旋律作為基底，但是手上的樂器卻都還是西方的，對於客家音樂來說仍然是陌生的一套系統，因此林生祥下定決心，一定要學傳統樂器。

後來剛好美濃社區要辦客家八音班，林生祥就去學，因為對傳統音樂根本不了解，所以像是亂彈一樣什麼都試試看，但也因此玩出許多可能性。林生祥還提到他們庄頭最近就有一個博士去練嗩吶，「這個很不一樣，當一個樂手在我祖母那時候被歸類為下九流，這十幾年來對於傳統音樂的看法上就有很大的改變。」

一九九八年，完成第二張專輯《遊蕩美麗島》之後，觀子音樂坑的吉他手鍾成虎去當兵，樂團也隨之解散。當時林生祥陷入一陣低潮，創作的能量低迷。不過在年底的時候，好友鍾永豐到淡水探視林生祥，並聊到回美濃幫忙沸沸揚揚的反水庫運動，林生祥就決定回去了。

反建水庫 社運音樂出輯

「那時候永豐跟我說反水庫很熱鬧、很好玩，但是回美濃後發現我卻沒事幹，打電腦寫新聞稿不會，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林生祥自曝當時的心境，「一、兩個月後發現我自己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就去找永豐說，不然我們來做一張反水庫運動的音樂好了。」

於是林生祥找來當初觀子音樂坑的一些夥伴，把鍾永豐家裡的菸樓動手整理成錄音室，完成了《我等就來唱山歌》這個台灣第一張以社會運動為主題的概念專輯，發行時決定取名「交工樂隊」，因為交工是傳統客家農村在農忙時勞動力交換的互助制度，連取名字都有背後的原因。

要跟國家機器打仗，需要本地的人覺醒，也很需要外援，反水庫運動能夠辦得轟轟烈烈，也受惠於許多外地人的幫忙，而且反水庫的背後，正是輝映著人與土地關係的價值。思考到這些道理，林生祥對其它的社運議題也都義無反顧地支持，包括反核運動、樂生抗爭、反國光石化等，他都在自己能力所及予以關注和支援。「這次學運的時候我人在恆春，聽到攻進去的當晚，我根本睡不著，三天後實在忍不住就衝上去了。」林生祥提到二〇一四年三月反服貿學運占領立法院的事件，回憶起自己的衝動仍不禁笑了出來。



走過動盪 為抗爭發聲

二〇一四年是《我等就來唱山歌》發行的十五周年，這些年來台灣走過風風雨雨，而林生祥為一個接過一個的議題發聲，如從大都市逃回農村的〈風神一二五〉，以及關於WTO開放對農民的威脅、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等創作歌曲，甚至二〇〇七年拒領金曲獎的抗爭等，始終秉持對土地的熱愛和對農民的真情。

音樂風格多元，使用吉他彈唱也加入傳統樂器創作，林生祥將客家音樂發揮得淋漓盡致，近年來更四處求師精進，向外學習非洲音樂元素，向下扎根遍尋傳統樂師指導。虛心求教的態度讓音樂造詣節節高升，獲得兩次金音獎最佳樂手的肯定，作品亦多度獲金曲獎和金音獎肯定。二〇〇〇年初，林生祥曾赴歐洲參與國際民謠節，是舞台上少見的亞洲人，可說是台灣早期少數走出國際的在地歌手。

二〇一四年春天的台灣，接連經歷了太陽花學運和反核遊行等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許多年輕學子因此接觸到這些公共議題，開始瞭解校園外的社會是什麼模樣。在這些社會運動的場合，總是可聽到不同的旋律和歌聲，串連起與會民眾的心靈，讓大家能有勇氣繼續抗爭下去，而林生祥的音樂就是其中一股堅定的力量。



林生祥有時候甚至帶著「細細妹」一起表演，「細細妹」就在阿爸的伴奏下，唱出小孩眼中的世界。（陳祥豪／攝）

